

#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 身體與書寫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94-2411-H-009-019-

執行期間：94年08月01日至95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計畫主持人：李家沂

報告類型：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5 年 1 月 28 日

## 一、中英文摘要

This year's project will focu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body and writing. Basically, the project is meant to think of and, if possible, to answer the very question that emerges, almost inevitably, out of my previous project on the bionic being. The question goes thus: does the body exist? And, if so (as it is hard to argue otherwise),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regard can it be conceived of as existent, as an entity whose nature, depending on that "extent" and "regard" I am about to venture into, can or cannot be grasped, or can be graspable only this or that way?

A conflict seems always there in thinking of the body. On the one hand, there is no lack of research evidence that details on socio-polit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 controlling the direction of bodily maneuvers (mobility, docility, and usability) as well as in determining the sedimentarity of bodily significance (sexuality, alterity, and subjectivity). Hence the move to reduce the body to palimpsest (textuality) or, better, to release it from biogenico-organic mass (substantiality). Yet nor is there any lack of doubt that how much free the body can be written and rewritten on, piling layers up over layers of differential meanings to no limit.

It is true that the thinking of the body will be pressed hard if it means itself to go back the body's origin or to retrieve its presumed lost immediacy. Yet it is never less true that the body seems always already bounded, always already has its boundary, no matter how elusive or mysterious this delimitation may appear, within which subjectivity becomes of itself possible. The bodily textuality, as it were, may never seem so free as is thought to be.

In other words, to textualize the body is one way to "bracket"\* the body as substance, thus presuppos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as always noumenal. The question worth being asked, in turn, is this. Is the body, or can it be, phenomenal? What is the body's phenomenality? And, following from the body's probable phenomenality, what would be the repercussions on its noumenality? Running through this back-and-forth movement between noumenon and phenomenon is the signifying mechanism of writing that is always so potent and impotent at the same time in making something possible.

The project's main concern is thus building up a dialogue (or making up a dialectic) between phenomenology (with Merleau-Ponty taking the front seat) and feminist philosophy on the body (with Judith Butler standing on the stage center). However, this process will never be so philosophical as badly losing its bearings in careful circumspection of the sign

system of literary writings. It is hoped that the final result will be none other than a welcome, however guarded it may be, awaiting literary and cultural texts on cyborgs and bionic entities.

本計畫所關切者為身體與書寫之關係。基本言之，本計畫旨在思考，並可能的話，嘗試去回答，筆者前此關於生體存有學的計畫中出現之問題：身體存在否？若果存在（很難論證身體不在），則是在何種範疇，何種面向而言，可視身體為存在體，其樣態可不可以掌握，或者可以何種樣式掌握？

對身體的思考有著這樣的對峙。一方面不乏研究細述在控制身體活動並決定身體意義等方面，各種社會政治及文化元素，由此將身體視為符號書寫產物，並將其自有機生物物性的物性決定中剝離。但也不乏對此的疑慮，思考身體不斷重寫的自由是否能漫無邊際。

思考身體固然不能再回到身體即現的原初，但身體似總有束縛，有其界限，不論此界限如何隱微神秘，但唯於此界限內，主體才有可能。身體的符號性，其文本性，似乎並未如想像中自由無限。

換言之，文本化身體乃一種不去談論身體做為物質的方式，預設身體為名相之存。依此而生一值得提問之問題則為：身體是否，能否，作為現象的存在？其現象性為何？若以其或然的現象性而言，對其名相性又有何影響？在名相與現象兩者間移動之思考主軸，則是那永遠既有能力，卻也無能，使事物成為可能的書寫表意系統。

本計畫中心旨趣乃在現象學（以梅洛龐蒂為主）與女性主義哲學（以巴特勒為主），這兩者對身體的研究之間，建立對話（或者形構辯證）。然而最終關懷仍是文學書寫的符號系統，並期冀最後成果能夠納入生體論述之文學與文化文本。

## 二、報告內容

前此三年本人計畫以「生體存有學」展開，嘗試結合資訊科技的省思，與文學解讀的策略，來探究所謂的生體之種種可能。由於此研究牽涉之議題既眾且廣，因此研究初始，雖有意以科技整合的方式進行，但實際執行後，除實質上困難外，也發覺必須回歸文學基本面，對文學的牽繫，既是個人研究初衷，也希望以此為依歸。故研究上開始擺脫前此較為偏向文化研究的態勢，回歸符號詮釋的根本，與文本的解讀，並以之前哲學思考的根據審慎介入，重新調整研究進向，盡量避免過度深入哲學的錯綜思辯，而以文學文本為焦點。

研究課題上而言，也因前此三年的摸索經驗，再次調整，對於生體的思考慢慢聚焦在個人最感興趣，也最關心的課題上。簡言之，對於生體存有的探究，定焦於身體的主題上，關注者為主體的身體其型態與存有，型態與意識，以及型態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由於身體本身，受到符號長久以來歷史脈絡的刻鏤定義，並糾結了文化政治與社會建制的軌跡，已難再回到純粹生物性的物質型態，因此從符號詮釋的角度切入乃為必然。但由於身體並無法擺脫本身即物質性的存在，即無法完全符號化，或完全等同於純粹抽象的符號現象，因此身體也必然與符號形成某種角力，甚至張力關係。而文學符號本身幾近於本質性的越界驅力所形成的特殊旨趣，常常暗示身體與符號的張力頡頏，提供值得探究的素材。另一方面言之，身體型態的思考，就存有角度觀之，不僅只是主體與世界的空間構成關係，生體的可能，其實帶出了身體研究屬於時間的向度，此向度所牽動者，為人這個主體的界限與未來性，及其中的可能與不可能性。

本年的計畫「身體與書寫」大約是從這樣的思考點出發，嘗試進一步結合身體的思考與文學文本的解讀，以更聚焦的方式，延伸前此三年的計畫。本年度雖以計畫內容所述的梅、巴二氏思想為主軸，不過成果上並未實際呈現出二氏之間的對辯軌跡，主要原因在於直接以之介入，容易陷入過度抽象的論述，不容易找到文學文本符號的空間。若簡略二氏的思想，可大約整理如下。

梅氏身體主體論當時，關於身體的探討多限於心理論（psychologism）或行為論（behaviorism）二元，或者認為身體由意識制動，或者強調身體具有脫離意識的自主性。梅氏以現象學為基礎，重新審慎檢視許多醫學（精神醫學與病理學）案例，嘗試找出描述身體的真實狀況。身體主體所強調者，便在於主體性與身體無法分割，而身體與主體所存有的世界乃是相互依存，藉由身體的介入，不僅認識世界，存有的世界也因此成形，而意識便在這樣的經驗實踐中，與之相生。因此意識的產生與建構，並非無中生有自給自足，而是與身體的世界共生共存。梅氏晚年著名的暗喻，身體主體與世界如同左右手交握，二手之間難以區分誰主誰客，可略述此種關係。若與海德格的主體思考相較，梅氏明顯更著重身體的份量，並且是存有實踐的份量，而並非如海氏僅偶一點之。後者學說中，唯一可與身體產生存有連者，大抵為身體的寂滅（主體的死亡），以主體觀照死亡產生的焦慮（Angst），來闡明其存有的無限可能。

巴氏的身體論述則從性別研究出發，並真的是強調（甚至強化）身體的「論述性」。簡言之，巴氏完全不相信有所謂身體的物質性存在。其深入西方形上學的批判思辯中，最後得出的結論為身體的物質性（materiality），不啻物質化（materializing）的過程，為糾結了性別權力的歷史符號，使身體出現、並以某種符合特定利益的型態存在的過程。雖然巴氏在其學說中，可見其戮力詰問是否身體僅是純粹的符號，其間的緊張關係也處處可見，但巴氏明顯不認為有任何符號之外的物質性存在，因此她雖極推崇如 Irigaray 的解構努力，但對於後者向（父權）符號之外的陰性身體靠攏的立場，並不認同且多所微詞。巴氏能夠做到最極限者，也僅是承認身體本身是一種張力，為性別政治權力符號

角力的場域，永遠處於不斷商談的緊張狀態之中。這多少也可看出巴氏雖無法徹底解除身體的物質性，卻巧妙將此物質性納入符號的「使物質所以為物質」的物質化過程中，藉此解消了（或說封閉了）有所謂符號之外的身體之可能。

從梅、巴二氏的學說脈絡來看，身體的問題其實難以定論，並且二者交集處鮮。若說梅氏的身體主體，其世界的構成較不考慮性別權力的問題，巴氏的學說則過渡偏向符號化的過程，忽略了梅氏的身體介入世界的存有向度。然而這兩者的學說卻能對身體的型態生成，與實踐向度有所闡明，並且勾勒出身體的界限。生體思考或許便可從此界限出發，探討其中的可能與不能。因此本年度的計畫也嘗試從此出發，帶入相關的文學文本為主軸，發表的成果中，雖不正面處理梅、巴二氏的學說，但希冀其中的論述，能看出二氏的影響，與從二氏學說進一步出發的企圖。

### 三、計畫成果自評

此年計畫的成果約略如下。中文論文兩篇，英文論文一篇。中文論文部分，分別於學術專書（具匿名評審制）與「中外文學」發表，英文論文則得國科會補助，遠赴莫斯科學術會議宣讀，近期將於學術期刊發表（詳細資料請參見著述表）。三篇論文均以前述之研究進向（身體、文學書寫符號）來思考身體主體的界限，以及生體的未來性。〈數位化的肉身界限〉一篇，帶入卡夫卡的「變形記」與「神經喚術士」(Neuromancer) 兩部小說，藉由兩部小說對於身體寓言式的變形，與資訊工學的身體昇華，探討肉身界限與人的主體範疇。〈待與客 Host and/as Guest〉一篇則從海德格的存有哲學解讀德希達的待客之道，從此出發，再帶入貝克特「等待果陀」、卡謬「瘟疫」、與西蒙斯科幻小說「赫庇里安」，處理未來向度與身體界限的關係。“Imagining a Futuristic Body: Cyborg, Tadzio, Doll”這篇論文，則從托瑪斯曼的「威尼斯之死」為主軸，並帶入科幻動畫「攻殼機動隊 1、2」，探討身體的型態與意識的關係，其中並導入克萊斯特(Kleist)與里爾克(Rilke)對於人偶的文學性與哲學性思考，進一步處理身體的界限與無限意識的召喚，探究如何可能去思考未來的身體，或者不能去思考。

本年度計畫的執行雖已告一段落，但思考的課題並非就此停息。雖然本年度未正面處理梅、巴二氏的學說，但個人計畫於未來待時機成熟，必將予以執行。除了近年來個人研究，傾向導入文學解讀，不以純理論為之是其原因之一，也不否認欲在短短一年時間內，完成穩健的梅、巴二氏對辯論述，並非易事，更難粗糙行之。因此本人新年度之申請計畫，仍以「身體與書寫」為題，意正在延續本年度計畫，而梅、巴二氏學說也將不會缺席。